



百家笔会

压岁钱

□ 莫喜生

面对明晃晃的硬币,表兄妹们又呼啦啦地放下碗筷,个个举手争先抢领。不论大小或亲疏,每个表兄妹得的压岁钱都是面值五分,但心境绝不亚于现在晚辈们领到五十或百元大钞。

▶ 钢笔画《压岁钱》 徐仁华



天涯诗海

海南粉

(外一首)

■ 望子瞻

过好日子象征
不分贫富、低贱与尊贵
在城乡,都是宴席上的嘉宾

初看,只是米粉拌花生仁
细看,还有芝麻、酸菜和竹笋……

这多像居民的日常生活
粗看简单,再看复杂
端在面前的繁中有简
简中有繁
还有凉有热

只一碗海南粉
就品出海岛幸福的味道
它装饰了餐桌
也演绎着与世无争的
慢生活

■ 春节

不亚于公主出嫁,国王登基
有数不尽的红灯欢舞
还有堆在门前的鲜花甜桔
响彻心底的掌声
灌醉天空的美酒

是从一年的山巅上荣誉归来
又抖亮出开启新年航程
的钥匙

已不仅仅是供奉了几千年
的神

还是符合自然轮回的旨意
掌控了时间新旧交替的秘密

大地已经丰收又在考虑播种
旅人正要困倦又被唤醒
北方的树枝南方的绿叶
都已充满了飞翔的力量

风中传递的是歌声
人间需要盛宴和节庆
一颗颗心就在春海里升腾
逐渐闪烁出
金子般的光芒

父亲的腊月

(外一首)

■ 金林

父亲的腊月是一架琴
弹奏出美妙的乡音
不论身在何方
改不了的乡音
忘不掉的故乡情

父亲的腊月是一张网
丝丝缕缕扯着儿女的心
家在网中央
不论走到哪里
回家过年是最大的渴望

■ 母亲的新年

母亲的新年是期盼
子孙绕膝是永久的心愿
一周的团聚
难解一年的相思

母亲的新年是牵挂
几行千里母担忧
一声声叮嘱都是爱
努力拼搏是对母亲的报答

步入入命,历经诸事不胜数,但所记寥寥,唯儿时正月天给列位长辈拜年得压岁钱的情景,仍历历在目,如电影般时常于脑海中浮现。

入读初中之前,我家生活没现在富足。左邻右舍,亲朋好友皆儿孙满堂,多到七八,少也有四五;因为靠分工分吃饭,所以大人们一年四季都在外忙碌,难得有空闲。最忙时,大年三十还在坡岭上种桉树,挖水渠。尽管如此,口粮依然不够,每个工日只值两毛,温饱难定,何谈穿新衣戴新帽,然而年却是过的。

进入腊月,兄妹们就掐着指头,一天一天地数,一天一天地盼着过年,为的是能领到压岁钱。虽然不是二十、五十或百元大钞,得到的只是五分硬币。整个正月天能攒到二三十枚,有事无事都会把它们叠在一起,左右翻看,亮晶晶明晃晃的硬币,

让年幼的我高兴几天几夜,心态不亚于现在的老总在清点万贯家财。

族里一位年轻守寡,个子单瘦,体弱多病的族娘,讲话细声细气,身边带有比我略小的漂亮族妹,一族妹讲话也细声细气。母女俩与我们一巷之隔,家境贫寒,大凡重点体力活都要靠族人帮衬。尽管如此,族娘对正月里前去拜年贺喜的族侄族孙们却倾其所有,毫不吝嗇。

在自家过完年三十,初一大早,我们到族娘家拜年,都可得到一截甘蔗,几颗糖和荸荠,还有一枚面值五分的硬币。后来是一毛纸币,再后来是两毛。所以,大年二十九或三十这两天,小伙伴们穿梭在每家每户,看着大人们写春联贴年画,杀年猪,做年糕,洗衣被时,就悄悄地商定“拜年计划”,常常不约而同地把给族娘拜年,列入正月拜年的第一站。

相隔三四里远的外公外婆,住小河那边的山背村,不等着我们兄妹出生就离世。母亲娘家几代人开牛行,杀牛肉或从生牛皮加工,家道富足殷实,舅爷和几个姨妈都在私塾上过学;两位舅爷一胖一瘦,一高一矮;大舅娃娃脸,白白净净,能写会道,任村里的会计;二舅玉树临风,巧舌如簧。已长到六七岁的我,还不知二舅排行第几,只知道舅爷姨妈们共五六位,每位舅爷姨妈又都有五六位小孩,在百多户人家乃至附近几个村,母亲娘家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户。

在桂北,初一拜父母和叔伯婶娘,初二拜舅娘拜外公外婆,是雷打不动的年份。母亲外家有两三百户,莫姓居多,其次是母亲家族李氏,一户龙姓。舅父们七八户居住在叫“榕树底”的高处,温馨和睦,其乐融融。遗憾的是,到我们去舅父舅母拜年的年代,榕树早已不见踪影。

早上起床,大人们就忙得不可开交,表兄弟姐妹就在门口的晒谷坪上,伸长脖子看着从田垌远远地走来的我们,久不时又向大人通报距离。这天,同来拜年的还有家住别处的堂姨妈,和他们的小孩。外甥外侄二三十人约定一天,爬岭坡穿田冲,走田基过小桥,在高高的台阶下,你喊“恭喜”,我喊“发财”。之后,沿着长长的庭院里跑来跑去。

长辈们在厨房稍稍忙完,紧接着烧纸钱,泼水饭,放鞭炮,噼里啪啦,嘻嘻哈哈热烈的气氛,比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元春省亲也毫不逊色。

例行之事刚完,几十人分四五桌围着火盆坐。二舅妈身材高大,

火火的春节饰品。

新时代,过年的时候出现很多变化。比如以前可以销售的鞭炮现在禁止了,人们又购买了电子鞭炮;之前购买的春联内容多为财源广进、步步高升等,现在人们挑选的春联内容多为平安喜乐、吉祥安康等。每年春节,见到很多新老顾客开开心心地店里购买挂历、对联,秦阿姨觉得很开心,她觉得见到他们的笑容,就感觉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,一切辛苦都值得。

时光终会逝去,秦阿姨也在慢慢老去。四十多年来,她在这里坚守着这份幸福,也见证了不同的岁月变迁。

秦阿姨充满春节味的老店,是海口人春节生活的小小缩影,承载了许多老海口人的记忆,更是带来了老海口人记忆中的“年味”。

琼岛风情

充满“年味”的老店

□ 劳家丰

每年春节前后,海口的人们都会抽些时间上街购买对联、灯笼、福字门贴,火红的颜色弥漫着十足的年味。

“钟秀文具书店”坐落于海口秀英小街,这是一家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老店。老店的东主人姓秦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,她就开始打理这个小店,如今已五十八岁,熟悉她的人都叫她秦阿姨。

每到春节,都是秦阿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,来店里购买各种春节装饰品的客人络绎不绝,喜庆的红色连成一片,成为了小店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。

春节装饰品不止是一种春节习俗,更是一种文化传承,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,所以各个时期的人们对春节对联、挂历、灯笼等装饰品有着不同的要求。四十多年来,秦阿姨的小店见证了时代的变迁,也见证了海口人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喜好的改变。

这里的人很多都是秦阿姨的老顾客,有些和秦阿姨认识的时间差不多都有二三十年了。这些老顾客除了平时到她店里来买些东西,每年春节前也都会来店里购买春节挂历、对联、灯笼、福字门贴等。即便有些搬家了,离得远了,但每年这个

时候也会来秦阿姨的小店购买春节装饰品,有些甚至一年都没落。

这些来往小店的老顾客,他们怀念的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记忆。来了之后,和秦阿姨聊聊天,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大家每次都聊得很愉快。聊着聊着,最后都会归于沉默,想到什么了呢,可能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吧。离开时,他们相互祝福,互道珍重。春去秋来,日月变换,几十年前来这里买文具和书籍的孩子长大结婚,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这里购买物品。或许是对新年的期盼,他们都带着温暖的笑容,就像店里一屋子的红红

光阴故事

年食故事

□ 鲍安顺

幸福的年食总是相似的。那些幸福快乐的味道,似水流年,婉转如波光粼粼的江水,已经看不清它的容颜,转瞬即逝了。而我们所见、所看、所闻的,却有三个另类年食故事,至今印象深刻,挥之不去。

邻居驷夫,号称王老夫子,他与高龄的母亲两人一起生活,他喜欢琴棋书画,年关卖字画忙得不亦乐乎,竟然忘记了买年货过年,那一两肉也没有的除夕夜,真是难堪。老母亲眼泪汪汪的,她拄着拐杖,一双小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老人不停地说,没有一点肉,那叫过年呀,这可怎么办!那王老夫子却洒脱至极,他喜滋滋地把卖剩的春联字画,在家里所有的门窗上,厅堂里,贴了个满。然后,他还字正腔圆地说,不吃肉,这样也有年味儿了!他母亲听了,也笑着快乐地说,家里还有咸鱼鸡蛋,咱母子俩,照样过大年。

我看过一篇文章说,早年过年,有家人没有肉吃,那碗梅干菜烧肉,从除夕夜一直摆放到元宵节,天天在锅里蒸,似乎香味与色泽,一点也没有改变,总是让人馋涎欲滴。开吃那天,总共15小块肉,被7个孩子偷吃了3块,只剩下了12块。全家10口人,每人1片分过了,还多2片。文章的作者,是家里年龄最小的,特别渴望能够多吃到1块。可是,父亲却把肉分

给了家里可爱的猫、狗各一块。看着它们摇头摆尾地吃着,几个孩子哭丧着脸,竟然纷纷冲上去“虎口夺食”。多年后,作者仍然耿耿于怀地说,年味的记忆,对他来说就是一块梅干菜烧肉的味道,其他再富庶的年味,都已经是模糊不清的。

我少年的同学家,就发生过一个关于大白菜的故事。那年,他们家穷得什么也没有,过年前只有一篮大白菜了。为了买点面粉和盐过年,母亲竟然忍痛割爱,要去街市卖那篮大白菜。孩子们望着母亲提着篮子走出门后,一个个哇哇大哭起来。后来,母亲回来时,带回了面粉和盐,还有一些剔剩的大白菜叶子。孩子们立刻转忧为喜,看着母亲为他们包了一顿大白菜馅的饺子,大家开始狼吞虎咽地享用起来。那位同学,他曾深情地对我说,那大白菜就是年味,所有除夕夜的饕餮之餐,他都不记得了。

在艾青诗歌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中,我读到那年味,就是“切着冬米的糖”,那是一种恬淡的生活,在亲情扶持的清贫时光里,流淌着浓浓的爱意,融入母爱的血液芬芳。我常想,贫穷的年味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,它的魅力,它的珍贵,正是因为不幸带来的深刻自省,还有自省中生成的生命真诚。因此,那各有各的不幸的年味,不仅丰富精彩,而且耐人寻味。

亲情家事

满堂红

□ 吴志发

年关又至,妻子举着要和往年一样摆摊卖春联,九头牛都拉不住,我只好人流高峰期过去搭把手。

春联,俗称对联,是过年时所贴喜庆元素“年红”中的重点,也是年货里的必备品。春联价格依据纸质、字质和规格等综合因素而定。有普通红纸的,有高级绒布的;有金色字的,有黑色字的;长度有1米至3米不等。妻子熟能生巧,备货齐全,在她热情细致的讲解下,客人们大多能挑到称心如意的春联。回乡下过年者,往往会连同门神、门签、窗花等一起选购齐全,说,过大年要贴“满堂红”。

选购春联时,有的人会细细品味字义,反复斟酌;有的人在选择金色字还是黑色字方面摇摆不定;有的人初次买春联,对尺寸大小模棱两可,只好临时去电求教长辈。一对年轻小夫妻咬文嚼字,对横批蕴含的意境各持己见,男方喜欢“四季发财”,女方钟爱“春满人间”,言来语去,争论良久。大部分年青种植绿色春联,金光闪闪,喜气洋洋。街边一溜联摊,人头攒动,暖意融融,散发出浓郁的新春气息,弥漫着红红火火的年味。

家乡贴春联颇具讲究,不仅贴在大门口,也要贴在餐厅、客厅、神桌上,甚至逢柱皆有联,逢门皆见联。老宅两扇陈旧杉木大门的中心位置,每年贴上秦琼和尉迟恭手持武器的威武画像。门神侧边贴“开

满堂红

门大吉”“一帆风顺”等祝福字眼。众多房间中间则贴个精巧的“福”字。粮仓、猪圈、牛棚等地方均要贴“五谷丰登”“六畜兴旺”之类的小门签。就连米缸、风车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家伙什,也要贴上无字长方形小红纸条。全屋贴红,寓意大红大吉,喜称“满堂红”。

昔日老家每年贴的对联,全由老爸爸书写。他仅初中文化,一边务农,一边当村文书抄抄写写,练就一手刚劲洒脱的毛笔字。隔行如隔山,家中不乏读书人,却无人敢轻易触碰墨砚。哪怕到了大年三十对联没着落,也要等忙忙碌碌的老爸爸亲自操笔。但几邻里带纸求联,老爸爸皆爽快答应,笔墨有用武之地,他自然满心欢喜。我常当老爸爸的书童,跑前跑后,主动磨墨、铺纸、洗毛笔,或把刚写好的对联小心翼翼移置通风处晾干。

老家是土木结构的阁楼式住宅,老爸爸守节恪守满堂红的规矩,要求我们在前后厅堂所有木柱上都要贴满对联。贴对联时,通常要三人配合。一人端着糨糊爬上木梯,撕去旧联,刷上糨糊,固定新联上端;一人在底部拉直下端,防止对联起皱;一人目测是否平直,动嘴皮子的活儿既轻松又像指挥官,兄弟们抢着做。

满堂红不仅体现在贴“年红”上,还延伸至日常生活的红白喜事中。如,婚嫁喜宴和满月酒席,每位

在大雪中返乡

(外一首)

□ 杨罗先

在大雪中返乡
先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
省钱、省时、省力是最好的
该靠脚板的还是要靠脚板

在大雪中返乡
一年中的辛劳与快乐
都要整理好,打包好
一起带回去,与家人分享

在大雪中返乡啊
其实就是幸福中与家人团圆
就是品尝原汁原味的亲情盛宴

■ 年画

这些花鸟虫鱼都是鲜活的
它们有芬芳,有甜美
它们有寓意,有诗意

这些五谷丰登都是真实的
它们颗粒归仓,安然无恙
它们等待灶膛,渴望炊烟

这些幸福、安康都是喜庆的
它们的底色是红色,是本色
它们的模样是可爱,是吉祥

客人均会分到两个鸡蛋,蛋壳上抹有月季花的红色花露水,俗称“吃红蛋”,又叫“满堂红”。往年,母亲每次回娘家做客,舍不得吃掉她自己份额的红蛋,而是特地带回给孩子们尝鲜。母亲30岁已有七个孩子,日子捉襟见肘。外婆总会悄悄地往母亲的手心或衣兜里多塞几个红蛋,我的小嘴巴沾了不少满堂红的光。

这,年前老妈几番来电嘱咐:“记得带对联回家,虽然你爸爸不在,但对联还是要贴的,而且要贴满堂红,红红的传统年味不能丢!”